

台湾著名作家

吴浊流小说选

广播出版社

台湾著名作家

吴浊流小说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台湾广播部编

广播出版社

台湾著名作家
吴浊流小说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编
对台湾广播部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2 印张 250 (千)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0

统一书号: 10236·003 定价: 0.98 元

序 言

近年来，尤其是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要求打破长期隔绝状态，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的通邮、通航、通商和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要求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呼声日趋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广大读者介绍台湾作家的优秀作品，帮助祖国大陆人民进一步了解台湾人民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看看他们同祖国大陆各族同胞一样经历了苦难抗争的历史，又同样有着向往祖国繁荣富强的共同的理想和愿望，有利于同心同德，共同奋斗，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

这个选本，选了台湾著名爱国作家吴浊流先生有代表性的六篇小说。

吴浊流，名建田，号饶耕，一九〇〇年六月出生于台湾新竹县新埔镇，祖籍广东蕉岭。一九一六年进入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开始小说创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先后在南京和台北任报馆记者。一九六四年在台北创办《台湾文艺》杂志社，发行《台湾文艺》月刊，一九六九年设吴浊流文学奖，为推动台湾进步的文学

创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七六年十月，吴浊流先生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吴浊流先生的作品包涵很广，有小说、旧体诗词、游记、文艺评论等。他的作品有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张良泽先生编辑的《吴浊流作品集》六卷，共收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游记、文艺论述、散文、自序等八十余篇。这套集子，还没有把他的旧体诗词和他晚年写的《无花果》、《台湾连翘》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收集在内。

本书收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被公认为台湾文学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完成于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前夕。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为背景，通过台湾知识分子胡太明一生的坎坷遭遇，反映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不幸和抗争。

胡太明出生在日本占领台湾不久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小时候在私塾受汉学教育，后来进入师范学校受日本教育。毕业后他做了乡间小学教员。他爱恋着同校一位日籍女教员，因环境的支配使他不能获得爱情。为了追求精神的寄托，他赴日留学，埋头学问而未参与留学生的爱国政治活动。但毕业后，他回到台湾却尝到了失业的痛苦，由于不堪现实的种种丑恶而愤然走出台湾，回到了祖国大陆。当时大陆的社会现实也同样使他失望：列强压榨，贫富悬殊，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妓女众多，乞丐成群……他感到更大的矛盾和痛苦。爱情的获得和家庭的建立，也不能填补他心灵深处的寂寞和烦恼。有一次他只因说出自己是台湾人而被当局以间谍嫌疑关进监狱，后来得到他学生的救助才只身逃到上海，又迫不得已返回台湾。在台湾，他仍被日方特务怀疑是间谍。后来在日军侵略广东时，他被强征去当随军翻译。他耳闻目睹日军的残酷暴行，更看到了抗日爱国青年从容就义、正气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精神上的过度刺激，终于使他病倒而被遣送回台湾。他对他哥哥志刚醉心于“皇民化运动”，为虎作伥，甘当走狗的行径感到鄙夷，但又无能为力；他对日本殖民者在覆灭前的垂死挣扎和倒行逆施而感到愤怒；他为庶弟志南因被强制劳动受折磨至死而过于悲愤。这一切使他从苦闷探索、犹豫彷徨的人生道路上逐步解脱出来，开始悔悟到自己的生活在“委实太不彻底”，处处“向一切事物妥协”。他认识到广大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了“孤儿意识”，决心投身到群众斗争的洪流中去。胡太明似乎发狂了，他在壁上题写反诗，在呓语中咒骂日本统治者和汉奸走狗。他终于避过众人耳目，又偷渡回祖国大陆，在抗战的大后方积极为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贡献他的一份力量。

胡太明经过长时期的苦闷、寂寞、怀疑、探索，终于走上了爱国的反抗斗争的道路。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胡太明的一生，是台湾爱国知识分子曲折生活道路的真实写照。胡太明正是一个形象鲜明的典型。

吴浊流先生是在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从事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的。在殖民统治的暴政下，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他偷偷地冒着危险写出了这部小说。据作家说，他家前面就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那里有熟悉的“特高”警察。为了防止万一，他写了两三张稿纸后就把它藏在厨房的炭笼下面，写完一些页数之后，再将稿子疏散到乡下的老家去。

为什么作家要冒如此风险写这部小说呢？他在《〈亚细亚的孤儿〉（中文版）自序》中说：“回想我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忍耐善处，最少也要遭到象这篇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写这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后代的人知道。”可见作家是在借小说来记载历史，借小说来控诉台湾人民的不平，借小说来表达作家强烈的爱国意识的。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记载着台湾人民同祖国大陆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自由和统一，并肩抗击外敌入侵的光辉篇章。老一辈的台湾文学家，曾经毫不犹豫地、英勇地反映了当时台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悲壮的主题。他们用利笔做刀枪，和日本殖民者作面对面的战斗。正因为如此，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台湾进步文学，成

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我国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在那风雨如晦的台湾殖民地的苦难岁月里，作为台湾老一辈作家的吴浊流先生，把近百年来台湾历史上最突出、最主要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凌辱抢掠和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作了掷地有声的记录和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细亚的孤儿》在整个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入侵的文学作品中，将占有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一席地位。

吴浊流先生是现代台湾颇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具有爱国心的老一辈作家。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生活在殖民统治下的恶劣环境里，他不妥协，不气馁，不屈服于生活的煎熬，不灰心于眼前的黑暗，勇敢地以他的笔作武器，执着地战斗着。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立场和思想倾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反抗侵略、争取独立自由的、爱国的现实主义传统，象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在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台湾生活为背景的前期小说中，把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下的台湾人民的悲苦、知识分子的辛酸、妇女的不幸、走狗爪牙的丑态以及广大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愤怒、抗争和思念祖国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本书编入的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水月》、短篇小说《泥沼中的金鲤鱼》和《功狗》，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在以战后的台湾生活为背景的后期作品中，他把当局的

官场丑态，接收大员们狐假虎威地君临民众、进行贪婪搜刮、饱肥私囊的内幕刻画得入木三分。本书编入的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就属于这类作品。其主角范汉智就是一个逢迎善变的“七面蜥蜴”、沐猴而冠式的人物。中篇小说《路迢迢》虽脱稿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但它反映的是日本即将投降和台湾光复初期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描绘了侵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从内容来说基本上属于前期一类作品。我们可以说，吴浊流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台湾历史，为近半个世纪的台湾史提供了有力的见证。

吴浊流先生的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台湾特定时期的风土、人情、历史、社会风貌等等，在他的笔下，宛如一幅幅鲜明的风俗画展现在我们眼前，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数十年离乱的年代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吴浊流小说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纯朴、明朗、清新、洗炼的艺术风格。在台湾进步文学中，他的小说无疑是享有重要的地位的。

关于本书的编选工作，我们力求选入吴浊流先生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先生妈》是吴浊流的重要作品，因已编入《台湾小说选》，我们这里就不再重选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的编选条件受到限制，也未能向作家的家属及有关人士征询意见，编选工作难免有不当之处。恳切希望台湾同胞、广大读者以及台湾文学研究者批评指正，以

便今后陆续向读者介绍台湾作家作品时可以得到改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

1980年9月

目

录

1	水 月
7	泥沼中的金鲤鱼
21	功 狗
35	波茨坦科长
93	路迢迢
145	亚细亚的孤儿

水 月

淅淅沥沥连续下的雨，虽然已经停了，可是院子里还是一片泥泞，院子里那无叶的苦楝树被寒风刮得瑟瑟作响，每晨很早就辘辘响着的牛车也已在雨中歇了。

连日大路上都没有人来往，但今天却是特别，从很早就传来了杂沓的足音，接着就有人声喧哗而过。宿舍周围的邻居好像都没有人起来的样子，猪栏内的猪仔“呜呜”的咩着，听来又是那般有气无力，凉必是被冻得发僵了。柔弱的冬阳静静地照着，前面的山似乎还在睡，卧在朝霞中，半露睡态。

被煤烟熏得黑黑的六叠塌塌米的房里，太太抱着吃奶的婴孩，仍在酣睡着打鼾。旁边象西瓜大的头，一颗一颗排着好几个，仁吉瞪着眼睛看妻子的睡相，干枯的头发蓬松地下垂着，面上汗毛长长的，想必很久没有修容了吧。仁吉借着窗櫺透进来的暗淡的阳光，看到老婆的脸，不觉着了一惊。瘦削的脸孔，颧骨高耸，脸色青黄，眼珠塌入很深，眼角的皱纹重重，仁吉愈看愈怕，未经打扮的脸孔，全无血色。衰弱的脸孔就象镀锌的白锌皮一样，锌已剥落，露出了生铁，满面象是生锈一样地，愈看愈觉其老。可是她才三十岁呢！但看脸容却象四十岁以上。还不止哪，象五十岁了。为什么老得这样快？想来想去她委实太可怜了！她劳苦到这样地步，心中一定恨我是个无能的丈夫吧。但

是，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只是自己甘愿劳苦，每朝四点就起来烧饭，照顾孩子，喂猪，饲鸡，喂鸭，然后带了便当下田去做工，所以，白天和仁吉很少见面。在农场里，她叫七岁的女儿照料婴儿，可是这个婴儿时常会发脾气，肚子饿想吃奶的时候，就放声大哭。那饥饿的呼声悲哀地断断续续灌入她的耳朵，但不等到休憩时间，是不能独自抽身去看顾他的。可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就不同了，因为那个自命不凡的监工，总喜欢与年轻的女工们打情骂俏的，她们就是偷点懒，他也装作没有看见。但，仁吉的太太若是停一下手，那个看似斯文的监工，就很野蛮的破口大骂。所以她只好默默地举起锄头继续工作。可是她，人虽然在田里，她的心，总是牵挂着家中，五岁的阿清和三岁的阿木，不知会不会和邻家的坏家伙打架，想到这里，邻家的坏家伙的幻影随着浮上脑海来。这个坏家伙力气大，心又坏，若是打起架来，一定……这样想，似乎感觉耳边有人啼哭着叫她，她不知不觉地停手细听，才想到和家距离数里之遥，断无听得到之理，只是自己神经过敏罢了。然而，就在这发愣一会儿，忽然有人大声骂着：

“混蛋，象你这样干，还值得五毛钱吗？你这样半做半歇，明天不要来了。”

她听到监工的叫骂，只好鼓起余力举着锄头乱挥一番。此时也不容她想东想西了。过了一会儿，她的阿清阿木的幻影又映入脑海来。早晨来时，忘记了火柴放在桌上，没有收起，若是阿清和阿木拿来玩，那就不堪设想了……。这时她又想到，隔壁仁慈的婆婆一定会帮忙看顾，但老婆婆自己也很忙，若是孩子们乘老婆婆没有看到的时候，跑在铁路旁边或是池塘边玩呢……。

她的不安的心情从在学校的长男愁起，到树下休息的婴儿。直到握着锄头的手，渐渐无力支持，冷汗满身，连心脏的鼓动似

乎也能听到，最后连气都要喘不过来，才挨到休息时间。于是她才拖着重重的双脚，去树下照料婴儿，那哭得眼睛浮肿的婴儿见到母亲，更哭号得凄惨了。她就抱起一边说：

“好孩子，不要哭了！”

她紧紧地抱着吻了又吻，用那象生姜似的手指，拉开衣襟露出涨得圆圆的乳头塞进婴儿小小的嘴里，婴儿“唔唔”几声，才含着乳头，吸得滋滋作响。在另一方，在路旁那浓密的树荫下，女工们和监工悠然地唱和着山歌，唱得兴高采烈。

休息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大家又得继续做工，她总是忧心忡忡地从朝做到午，才得到片刻的休息，然后再做到日将落山、夕阳烧红了半边天的时候，才疲倦不堪地背着婴儿回家。回到家里放下婴儿，马上就要到厨房烧饭，喂猪，照料鸡鸭，又不能专心照顾孩子了。孩子们有的吵吵闹闹，有的被蚊子叮得红红肿肿的，有的冷得象龟儿缩头缩颈。她在忙乱地煮饭烧菜，等到安排好晚饭，大家才能围着桌上如豆的灯火吃饭，饭后她还要编大甲帽，大概每夜总要织到十一、二点才能休息。所以在白天里她很少有时间和丈夫见面。今朝不知什么缘故，她睡得这样酣，所以仁吉看到就深深地反省了。

仁吉起初觉得他的太太愈对他亲切，便愈感到对不起她，她愈勤劳，便愈感到自己的无能。但日子一久便习以为常，神经的反应逐渐迟钝，也不曾想到太太的劳苦了。可是现在看到太太那瘦削的面容，那疲倦得睡不醒来的累相，一瞬之间忽然想到了从前的抱负。结婚的当时，他的抱负很大，也有很高的理想，当时他想：“太太，你不用愁，忍耐一时我就可以出头。”他这句话不单是安慰她，也可以安慰自己，可是岁月如流，理想被现实压得连影子也渐渐地消失了。日子久了，有时虽然也在怀想，却缺乏勇气；想追，纵使再鼓起勇气来，也感到很难追了。但是结婚当初，

他的怀抱算来真也不小。将来不是大政治家就是大实业家，或是学者。凡事都非冠有“大”字不可。

“成功者的辞典里，没有‘难’字。”这好像是拿翁遗下给他的格言。他对这句格言特别有兴趣，他的青春热血也曾高涨过，青年的壮志也曾奋发过。当时志在青云，自以为前途无限，纵使途中有危岩绝壑，并不能阻挠他的壮志。他甚至以太太的理想丈夫自居，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至少也要雇一两个仆妇来伺候她。

他当年进入了农场做雇员，原不过是暂时之计，并不把这些差事放在眼中。他时常想起西方哲人的格言：“满足的猪不如不满足的人，满足的人不如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来鼓励自己。他自信蛟龙不是池中之物。他中学毕业时，也曾是个高才生，虽无深博的学问，执起笔来也可以一挥而就，说起话来亦口若悬河滔滔雄辩，在乡下总算是可以令人瞩目的。他自己也不甘在乡下埋没，有机会也想去日本东京再深造，虽然无钱，也打算苦学。他的环境虽然不好，他的反拨的野心却象春草一样烧了复生。可是他的心愿，毕竟还是心愿，并没有具体的计划。关于学费如何筹措，留在台湾的家属如何生活，都没有详细考虑过，只是内心抱着空想来自我陶醉，以为自己如何能干；可是现在看到太太那瘦弱不堪的面孔，不得不自我反省，终于又归咎于早婚阻其壮志。事实上现在离开这个忠实的太太，他是否还能够生活都成问题。可是他依然自命不凡，认为不可在乡下埋没下去，所以他的野心仍然没有放弃，时常象地下水一样滚滚涌出，可是到了农忙的时候，他的野心又归于沉寂，因为无闲可以让他梦想；但农忙时期一过，他又死灰复燃，禁不住心潮起伏，最后想到他已是五个小孩的爸爸，现在仅依靠农场的薪水和太太的工资来糊口，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收入。事实上他又不能离开这份差事，所以不知不觉他已干了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间他虽然对“会社”有过不少的

贡献，但“会社”对他却从来也没有改善过他的待遇，可是，由于他梦想很高，根本不顾现实，因此也不感觉到其中有何矛盾。现在一旦看到现实的无情，再和那自己共事的日本人来比较，同是中学毕业，在“会社”的年资又不如自己，却没有一个不是已升为课长或主任的，仅剩他一个人到了不惑之年，仍然是个雇员。日本人的薪水不但比台湾人高，而且又加上六成的津贴，他们又有宿舍，所以生活安定，都有余钱可供储蓄。现在的制糖会社虽然每年很赚钱，只是对台湾人这样刻薄，想到这里，禁不住怒火冲天，这样的环境，岂是大丈夫可以忍受的呢？一瞬之间他的凌云壮志，猛然复起，禁不住热血奔流，竟毫不顾忌的，就向太太大声嚷：

“兰英，兰英，我要去东京！”

他的太太从梦里惊醒，象被野兽突袭般的愕然，目瞪口呆，凝视着丈夫，感到心头一阵惊悸，不觉两手按在胸前，期期艾艾地说：

“我的先生，你结婚以来抱着的美梦还没有醒吗？你想，坚儿今年念六年级，不久就要上中学，你还在梦想去东京留学。你想，你的孩子，你自己的学费……”

她的声尾渐渐低下，不知不觉地泪珠直流。

仁吉也不敢再自讨没趣，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而已。可是他的少年时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丽的梦，纵然已经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是那样美丽地荡漾在心头。

啊！象初恋的美梦，甜蜜和艳丽。

藕虽断而丝仍连，啊！仍然象初恋一样的心情，永远不会忘掉，他的梦想象水里的月亮一样，圆了又缺，缺了又圆。

（1936年3月发表）

